

# 汉晋时期神人手抱鱼图像释读

武 玮

(河南博物院 河南郑州 450002)

**内容提要:**神人手抱鱼图像主要出现在汉晋器物上,出土地点较广,为当时社会流行的祥瑞图像。结合吉语祝辞,我们可知此类图像主要寓意封官进爵。神人手抱鱼图像表现出固定的模式,神人的特征直接承继先秦时期的神像,同时受汉代羽化升仙思想的影响,神人在造型上亦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除神人手抱鱼主题图像外,不同器物上还有相应的凤鸟、凤鸟系绶、口含珠等图像相辅相成,这些图像题材与吉语祝辞共同组成祥瑞图像表达了汉晋时期人们渴望致仕,封官加爵的愿望。

**关键词:**神人手抱鱼 汉晋 口含珠 凤鸟系绶

**中图分类号:**K879.43

**文献标识码:**A

目前神人手抱鱼图像主要出现在汉晋时期的器物上,数量不多但出土地点较广,有一定的代表性。图像以坐姿神人手中抱鱼为特征,细节略有变化。近年来有学者对此类图像进行考释<sup>[1]</sup>。随着新近器物的出土,使我们对此类图像的释读又有进一步的认识。本文侧重以图像载体为单元,对汉晋时期神人手抱鱼图像的特征、源流及变化等原因进行初步讨论,并对神人手抱鱼图像与其他图像和铭文的组合及象征意义加以阐述。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一 汉晋时期神人手抱鱼器物的发现

传世文献及考古出土的神人手抱鱼图像多见于汉晋带钩。对此类图像的定名见于清人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十著录汉“丙午神钩”。阮元描述识读图像为:“此钩嵌金银丝,身作神人鸟喙抱鱼食象,首作兽面,故曰神钩。”钩背有铭文:“丙午神钩君高迁。”铭文用银丝填文<sup>[2]</sup>。阮元

首次将此类画像释名作神人抱鱼。此外钩背铭文多有“手抱鱼”词,应是当时人们对此类图像的称谓。故今研究者多依之定名。

最早著录类似图像者则为北宋吕大临《考古图》卷十收录的汉代玉甲带钩一件,“有铭曰:玉甲钩。手抱鱼,若守宫。书似汉隶,亦颇奇巧”。守宫即壁虎、蜥蜴、蜥蜴之类。《说文》云:“在壁曰蜥蜴,在草曰蜥蜴。若守宫,因其义而名之。”书中所附图像不清。从器物说明看,此为玉质带钩,钩面刻有类似守宫形状手中抱鱼的神物。近年山东临淄<sup>[3]</sup>、河北省满城北庄东汉墓<sup>[4]</sup>(图一)、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坪<sup>[5]</sup>(图二)、江苏省南京市西岗西晋砖石墓<sup>[6]</sup>(图三)也都出有此图像的铜带钩,唐冶泽先生文中皆提及<sup>[7]</sup>。此外,国内如故宫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也收藏有此类带钩。故宫博物院藏丙午带钩,长15.7厘米,兽首、圆钮,钩面图像作神人抱鱼状。钩背有铭文为:“丙午钩手抱白鱼中宫



图一// 河北省满城县北庄东汉墓出土铜带钩



图二// 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坪征集铜带钩

收稿日期 2011-09-14

作者简介 武玮(1974~),女,河南博物院研究部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秦汉考古。



图三// 江苏省南京市西岗西晋砖墓出土铜带钩

珠位至宫侯。”带钩通身错金银,嵌松石装饰<sup>[8]</sup>。吉林博物院藏神人手抱鱼带钩,采集自吉林省榆树县刘家乡。钩长15.7厘米,兽首,钩面图像为神人鸟喙叼啄手抱的大鱼。神人背部有翅。圆钮,钮面饰卷云纹。钩背刻有金丝错成的铭文:“丙午神钩君必高迁。”铭文下方为一只飞凤。钩体图像错金银,嵌料珠、松石装饰。另外河南省洛阳市朱仓曹休墓亦出土一件神人手抱鱼铜带钩(图四),钩长12.4厘米,兽首,顴眉上卷,双目圆睁,两侧有后卷的双角,头两侧还有一对上竖的长耳。鼻中镶嵌有料珠。钩体上浮雕鸟首人身的神人,头戴长羽高冠,顶端卷曲,呈花瓣状。神人背部有翅,双手抱鱼,用喙衔住鱼的吻部<sup>[9]</sup>。

神人手抱鱼图像还见于河南博物院藏两件陶器座上,此两件陶器为明器,出自河南荥阳北邙乡牛口峪汉墓群中,发掘者定为西汉时期。器座中器型较大者高45厘米,正面为一坐姿神人。神人戴冠,冠顶似蒜头状。冠上残留有红彩并绘有三角等几何纹饰。神人两眼突起,鼻梁高隆,咧口露齿,脖颈短,身躯呈人体状,坐姿,肩膀隆起,上身着衣,袖口撙至上臂;下体着裤,裤脚亦挽至膝盖。神人手脚均作鸟爪状。双手抱一鱼,贴于胸前。鱼身躯扭动,似作挣扎。鱼身残有白彩。神人两侧对称各塑二鸟,上面二鸟鸟首相背,各立于神人左右肩上。鸟回首,长喙略勾垂于翅上,脖颈系绶带。长尾下垂与下部鸟首相接。鸟翅绘有紫、白彩绘。鸟尾饰以白色长线条。神人两侧下部二鸟,右鸟首已失,仅见左侧鸟。二鸟体形明显较小,短喙,与上面二鸟造型不同<sup>[10]</sup>(图五)。器型较小者高26厘米,亦为一正面坐姿神人,神人面目形体近似前件,但双手抱鱼举至口边欲食。神人左右两侧绘有云形图像。陶器座背面平坦(图六),原有彩绘大部分已脱落殆尽(详情见表一)。

两汉时期墓葬中普遍随葬带钩。小型墓葬中带钩多出1枚,中型墓葬中往往出土带钩数枚,以



图四// 河南省洛阳市曹休墓出土铜带钩

铜、铁质最为常见。王仁湘先生指出,秦汉时期为带钩的普及时期。西汉中晚期小型带钩出土较多,尺寸多在2~8厘米之间,10厘米以上者较少。东汉时期带钩尺寸不等,长度在10~15厘米的带钩较西汉增多。西晋时期墓葬中出土铜带钩数量减少<sup>[11]</sup>。神人手抱鱼铜带钩尺寸集中在12~16厘米之间,基本符合这一时期的带钩特点。上述发现的铜带钩有正式考古报告发表者仅见于南京西岗西晋墓和洛阳朱仓曹休墓。南京西岗西晋墓为家族砖室墓,铜带钩出土于西侧室二室,侧室内葬有一男一女<sup>[12]</sup>。曹休墓由于盗扰严重,铜带钩出于前室,周围散落有人骨和铜帽钉等与棺槨有关的器物,推测带钩当是葬于棺槨内<sup>[13]</sup>。其他几件带钩或为征集,或为文献著录,无法给予我们更多的考古信息。但依据钩背铭文字体多为汉隶,文辞吉语亦多见于汉代器物,可推知此类带钩多为汉代作品。若陶器座的时代断定无误,那么神人手抱鱼图像至迟在西汉就已经出现。使用时代可下延至西晋初期。另外与河南博物院藏的两件陶器座不同的是,此类带钩做工精细,图像花纹细腻繁芜,多错以金银或鎏金,并镶嵌宝石、料珠等装饰,应为死者生前用器。汉代男子非常重视腰间佩戴的带钩,《淮南子·说林训》记有“满堂之坐,视钩各异”。汉代带钩常见的式样有琵琶形、曲棒形、兽面形、异型等,多见装饰有繁芜的



图五// 河南博物院藏神人手抱鱼陶器

表一// 汉晋时期神人手抱鱼图像器物一览表

器物	时代	出处	铭文	图像
玉甲钩	汉	吕大临《考古图》	玉甲钩	不详
丙午神钩	汉	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一〇	丙午神钩君高迁	不详
丙午带钩	汉	故宫博物院藏	丙午钩手抱白鱼 中宫珠位至宫侯	神人抱鱼,兽首含珠
丙午神钩	汉	吉林省榆树县刘家乡采集, 吉林省博物院藏	丙午神钩君必高迁	神人抱鱼、兽首含珠、飞凤
丙午带钩	汉	山东省淄博市 齐国历史博物馆藏	丙午钩口含珠手抱鱼	神人抱鱼、兽首含珠
丙午带钩	东汉	河北省满城北庄东汉墓出土	丙午钩口衔珠手抱鱼	神人抱鱼,兽首含珠
丙午带钩	西汉	重庆市云阳县 旧县坪遗址出土	丙午神钩手抱鱼位至公侯	神人抱鱼,兽首含珠
铜带钩	曹魏	河南省洛阳市 朱仓曹休墓出土	无	神人抱鱼,兽首
铜带钩	东吴晚期至 西晋初年	江苏省南京市 西岗西晋墓出土	无	神人抱鱼、兽首、飞鸟
神人手抱鱼陶器	西汉	河南省荥阳市汉墓出土	无	神人抱鱼、四鸟
神人手抱鱼陶器	西汉	河南省荥阳市汉墓出土	无	神人抱鱼、云纹



图六// 河南博物院藏神人手抱鱼陶器

图像花纹。神人手抱鱼带钩在河南、河北、山东、吉林、重庆、江苏等地皆有出土,图像、铭文与装饰略有不同,可知此类带钩是不同地域、手工作坊或工匠制作,神人手抱鱼应该是当时社会比较流行的带钩图像。陶器座上的图像也应是本自社会生活中流行的图像,而不是仅仅为墓葬死者准备和使用的。

二 神人手抱鱼图像的解读

观察带钩与陶器座,我们可以看到除主题图像为坐姿神人手中抱鱼较为少见外,可辨认的辅助图像尚有兽首含珠、鸟系绶带、飞凤或飞鸟等。这些辅助图像大量反复地出现在汉画中。不少前

贤学者依据文献对这些图像的多重象征意义做过深入的探讨。在研究这些图像中我们可以发现同一种图像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不论在汉画石刻、壁画或器物上,这些图像往往不是独立存在的。一幅复杂的画面单元中常常共存有多种图像。如果我们将每种图像的多重象征意义简单地叠加一起对画面单元加以解释,就常常会出现图像之间的抵牾之处,更无法解释这些绘画作品在当时特定时空中象征的真正含义。多数情况下则是将这些画像笼统解释为长生求仙以及镇墓辟邪的多重功能。目前国内外不少学者注意对图像之间在形式和意义等方面的内在联系,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画像组合加以阐释<sup>[14]</sup>。就神人手抱鱼等图像而言,我们则可依据带钩附刻的铭文,并将之与文献和汉化中同类图像相比较,去解读汉晋时期这些图像组合在特定的时空甚至特定载体上的真正寓意。

1.带钩上的吉语祝辞

神人手抱鱼带钩中有铭文者共7件。除《考古图》收录的玉甲钩外,皆以“丙午”开头。“丙午”为虚拟的日辰。以“丙午”开头的铭文多见于汉代铜镜、洗、剑、带钩等器物上,为当时的吉祥套语。庞朴先生指出丙午与“火”对应,以火胜金,利于铸

造金属器物。同时汉代人认为火胜金,可转祸为福,故汉代器物上多见丙午铸器之说<sup>[15]</sup>。汉器中以“丙午”开头的吉语祝辞中出现大量的求富贵、祈长生等祝福之语。如一些铜镜的长篇铭文上往往是求福禄、盼长生、升仙、辟邪兼有之。神人手抱鱼带钩中的“丙午”吉语祝辞中见有“君高迁”、“位至公(宫)侯”、“必高迁”类吉语,这些吉语与神人手抱鱼带钩上的图像相呼应。唐冶泽先生释“鱼”谐音“侯”,“珠”字也与“侯”谐音,故带钩上“口含珠手抱鱼”之语,暗含了拥有“公侯”之封的寓意,也符合“位至公侯”的吉语祝辞<sup>[16]</sup>。值得注意的是,曹休墓与南京西岗出土的铜带钩上皆不见吉语铭文。由于出土带钩数量较少,我们尚无法准确判定神人手抱鱼带钩上这种吉语祝辞在汉以后已经完全消失。但魏晋时期器物上这类带有祈祷式的吉语铭文多已不见,这可能与社会风尚及信仰的转变有关。

## 2. 神人手抱鱼图像的同与异

通过吉语铭文可知,神人手抱鱼图像在汉代主要象征求官逐贵之意。神人手抱鱼在器物上为主题图像。神人刻画皆作蹲坐状,双目突起,鼻梁高隆。头戴冠。身躯为人形,手、脚皆作鸟爪。双手抱鱼。总体看神人的形象主要为人与鸟的合体。对比主题图像我们可以看到陶器座与带钩上的神人虽有相同特点,但神人在面目、冠饰、服饰、动作等亦有所不同。陶器上神人口部未作鸟喙,钩上神人口为突出的鸟喙;陶器上神人未见长耳,带钩上神人有上竖的长耳贴于头部两侧;陶器上神人戴蒜头状冠,冠饰红彩;带钩上神人头顶束发,上戴羽状高冠。带钩上神人肩部两侧雕有翅形物;陶器上的神人则未见翅形物。陶器上的神人身着衣裤,衣袖及裤腿皆高挽;带钩上神人除肩部有翅形物外,四肢装饰有云纹和曲线纹等。带钩上皆作神人抱鱼举至嘴边欲食,陶器除一件与带钩相同外,另一件则为神人双手抱鱼置于胸前,裂口张嘴。神人手抱鱼图像上的“大同小

异”的特点表明汉代应该存有固定的图像模式。这种固定的图像模式对神人的刻画加以规范,形成鲜明的图像特征即人形、坐姿、目突隆鼻、戴冠、鸟爪、手抱鱼。但在固定的图像模式下,由于受不同工匠、地域及时间的影响,神人的一些特征也出现变化。

阮元最早对神人形象考证。其根据“《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载:白水山生白渊,昆吾之师所浴。有人名曰张宏,在海上捕鱼。海中有张宏之国,食鱼,使四鸟。有人焉,鸟喙,有翼,方捕鱼于海”。引《音义》曰:“昆吾,山名。溪水内出善金。盖当时取善金作钩,因象其地之神人,以为饰也”,认为带钩神人为昆吾之地的神人<sup>[17]</sup>。袁珂先生则认为昆吾非山名,为古代神性英雄<sup>[18]</sup>。唐冶泽先生则依据《山海经·大荒南经》与《海外南经》记载的驩(讙)头形象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等特征,认为带钩上的神人为传说中尧时“四凶”之一的驩头。驩头原形为鸱鸒,具有镇邪驱魔的用意。其手抱鱼,既是驩头的特征,又有趋吉的意义<sup>[19]</sup>。

汉画中的祥瑞图像及灾异图像在《山海经》中多可以找到相关文字资料。巫鸿先生指出武梁祠征兆石上所刻的怪鸟奇兽的榜题与《山海经》中有关段落相吻合,汉画中一部分图像来自《山海经》<sup>[20]</sup>。《山海经》中多处记录有人鸟合体的神与人。除阮元提到的张宏国人及唐冶泽引用的讙头国人外,《中山经》中还有济山和荆山神、《海外北经》中北方禺疆、《海外东经》中东方句芒、《大荒东经》中东海神禺虢、《大荒西经》西海神弇兹等。人与鸟合体的神人形象也见于考古出土的器物。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大墓中出土玉雕神人像,人面、鸟喙、高冠,双臂拳屈于胸前,蹲坐,腰有羽翼。大腿外侧琢出羽翅(图七)。一些学者释为羽人<sup>[21]</sup>。玉雕神人的鸟喙、高冠、蹲坐、有羽翼等特征基本与带钩上的神人相近。战国铜器上也出现不少类似的人鸟合体的神人形象。如河南省辉县琉璃阁战国墓 M59 铜壶上神人(图八)、江苏



图七// 江西省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玉雕神人像



图八// 河南省辉县琉璃阁战国墓 M59 出土铜壶上神人



淮阴高庄战国墓画像铜器残片上神人、曾侯乙墓棺饰上神人(图九)<sup>[22]</sup>等皆头戴羽冠,肩生双翼。湖北荆门漳河车桥战国墓出土的“兵避太岁”戈上神人头戴高羽冠,双手握龙,足作鸟爪,踏日月。李零先生释为太一神<sup>[23]</sup>(图十)。从以上举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时期的神人图像在刻画上均遵循着共同的几点图像特征:戴冠、大耳、有羽翼,手脚多作鸟爪状。汉代也继承了先秦这种对神像特征的刻画。除手抱鱼的神人外,孙机先生著录的汉蚩尤带钩中蚩尤神亦头戴冠,肩有翅,只不过体似兽形,手足亦作爪状。蚩尤在汉代为主兵之神,服之可辟兵(图十一)<sup>[24]</sup>。《路史·后纪四·蚩尤传》罗苹注云:“蚩尤天符之神……状率为兽形,傅以肉翅。”与先秦时期神人双耳饰蛇不同,带钩上的神人两侧有上竖的长耳高过头顶。汉代受祈求长生、羽化升仙思想的影响,大量双肩生羽的羽人形象被塑造出来。羽人在汉代称作“仙人”。《论衡·道虚》指出:“好道学仙,中生毛羽,终以飞升。”汉代文献中记载仙人外貌特征:《汉诗·长歌行》有“仙人骑白驹,发短耳何长”;《论衡·无形》也有“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带钩上神人高过头顶的长耳与仙人的长耳形象相合,成为汉代神人鲜明的时代特征<sup>[25]</sup>。

手抱鱼神人所戴冠的式样不同。陶器上神人戴的冠顶近蒜头形状,上涂红色。这种冠的图像比较少见,不知其名。带钩上神人皆冠有羽状高冠。唐冶泽先生释此冠为鹖冠。《后汉书·舆服志》:“武冠,俗谓之大冠,环缨无蕤,以青系为緌,

加双鹖尾,竖左右,为鹖冠云。”鹖冠的明显特征是在冠上加饰两根鹖鸟尾羽。汉画像石中见有武将戴有此冠(图十二)<sup>[26]</sup>。带钩上神人头冠饰有三根长羽,与汉代武将所戴双羽鹖冠略有不同。这种冠也见于神木大保当M11门柱上的伏羲神像。伏羲头戴朱色羽冠,冠上饰三根长羽<sup>[27]</sup>。这种长羽高冠可能是同神人的尊贵身份相对应。

鱼为汉画中常见的祥瑞题材。汉代鱼纹铜器上的铭文多作吉祥语,如“宜王侯”,“大吉昌”、“大吉祥”等。学者已对汉画中的鱼有多重解释<sup>[28]</sup>。故宫博物院藏丙午带钩铭文中提到的“手抱白鱼”和河南博物院陶器上鱼身残留的白彩,可知是附会当时的白鱼符瑞。《史记·周本纪》:“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山东武梁祠中祥瑞图中亦刻有白鱼,旁题为:“白鱼,武……津入王……”《宋书·符瑞志》记:武王“度孟津,中流,白鱼跃入王舟。王俯取鱼,长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纣可伐。王写以世字,鱼文消。燔鱼以告天”。汉人视白鱼,正如《论衡·初禀篇》记“儒者论之,以为雀则文王受命,鱼、鸟则武王受命……赤雀、鱼、鸟,上天封拜之命也。”又《论衡·指瑞篇》:“若夫白鱼、赤鸟,小物,小安之兆也。”白鱼在汉代被视为封拜与太平吉祥的象征。

### 3. 凤鸟系绶、口含珠等辅助图像

神人手抱鱼器物上还有一些辅助图像,较完整者有凤鸟、凤鸟系绶、口含珠等。

凤鸟系绶图像见于陶器座上。神人两侧共有四鸟环绕。上面二鸟分别立于神人两肩上,长尾下垂,身饰紫、白等色羽毛纹饰(图十三)。其形近



图九// 湖北省曾侯乙墓出土棺饰上神人



图十// 湖北省荆门市漳河车桥战国墓“兵避太岁”戈上神人



图十一// 汉蚩尤带钩

(采自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292页)



图十二// 鹖冠(采自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图59)



图十三// 河南博物院藏神人手抱鱼陶器座上凤鸟系绶

似文献中所载凤鸟。《山海经·南次三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论衡·讲瑞篇》曰：“凤凰，鸟之圣者也。”《春秋演孔图》曰：“凤，火之精也，生丹穴，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身备五色，鸣中五音，有道则见，飞则群鸟从之。”汉代凤鸟为祥瑞的化身。汉代文献记载凤鸟的出现喻示着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凤鸟还常作为仙界的使者引导和护佑人们升仙。

绶原自佩玉的系组转化而来。《尔雅·释器》：“璲，绶也。”郭璞注：“即佩玉之组，所以连系瑞者，因通谓之璲。”《后汉书·舆服志》：“绂佩既废，秦乃以采组連結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汉官仪》云：“绶者，有所承受也。长一丈二尺，法十二月；阔三尺，法天地人。旧用赤韦，示不忘古也，秦汉易之为丝，今绶如此。”汉代用绶



图十四// 山东省临沂市白庄汉墓出土凤鸟衔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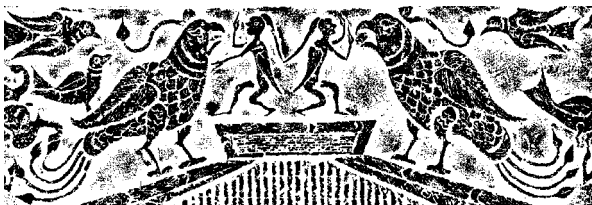
图十五// 山东省沂水县韩家曲汉墓出土凤鸟衔绶

系印，一印一绶。《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记有“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腰）”。《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故紫绶多指代官禄。《后汉书·舆服志》记东汉以佩绶的颜色、长短和质地的细密程度区分官阶。帝王佩黄赤绶，绶有黄、赤、绀、缥四彩，淳黄圭，长二丈九尺九寸，绶宽一尺二寸。太皇太后、皇太后佩绶与皇帝相同。诸王佩赤绶，绶有赤、黄、缥、绀四彩，淳赤圭，长二丈一尺。长公主、皇帝贵人等，佩绶和诸王相同。诸国王公贵人，佩绿绶，绶为绿、紫、绀三彩，淳绿圭，长二丈七尺。公主、封君，佩紫绶，与公、侯、将军相同。绶为丝织品。“公、侯、将军紫绶，二采，紫白……长丈七尺。”茌阳出土的陶器上鸟颈系带的紫绶则寓意获取公侯官禄。汉代画像石中有大量的凤鸟或朱雀衔绶图。如山东省临沂市白庄汉墓<sup>[29]</sup>（图十四）、山东省沂水县韩家曲汉墓<sup>[30]</sup>（图十五）画像石上的凤鸟衔绶图，绶带穿环，一端缠绕凤鸟脖颈上，绶带一头衔在凤鸟喙中。其寓意应同于此。

带钩吉语祝辞中的“口含（衔）珠”指兽首形的钩首口含珠图像。带钩上兽首有的近似龙首，头两侧刻有卷曲双角；有的则类似鸟首，颈下刻有多重羽翅。兽口微启，内嵌珠。汉画中有不少凤鸟衔珠图像<sup>[31]</sup>（图十六）。林巳奈夫先生对凤鸟衔珠做过考释，认为“珠”与“寿”古音同，凤鸟衔珠应同凤鸟授予人长生与长寿有关<sup>[32]</sup>。吉语祝辞中的“口含（衔）珠”中“珠”与“侯”谐音，则明确了带钩上的兽首或鸟首口含珠亦寓意封官进爵。

### 三 结语

神人手抱鱼图像主要出现在汉晋器物上，出土地点较广，为当时社会流行的吉祥图像。结合吉语祝辞，我们可知此类图像主要寓意封官进爵。作为主题图像，神人手抱鱼图像表现出固定的模式，神人的特征直接承继先秦时期的神人图像。同时受汉代祈求长生、羽化升仙思想的影响，神人在造型上亦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由于受不同工匠、地域及时间的影响，神人手抱鱼图像在保持固定图像模式的前提下又出现些许变化。



图十六// 山东省微山县两城汉墓出土凤鸟衔珠

除神人手抱鱼主题图像外,不同器物上还相应应有凤鸟、凤鸟系绶、口含珠等图像相辅相成。通过检索文献和与汉画像砖石等不同载体上的同类图像比较可知,这些辅助图像与神人手抱鱼图像寓意相同,与主题图像组合随意。在同一语境下,以主题图像为主,吉语祝辞与多种辅助图像共同组成了祥瑞图像,表达了汉晋时期人们渴望致仕、封官进爵的愿望。

- [1][3][7][16][19]唐治泽:《重庆三峡库区新出土神人手抱鱼带钩考》,《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
- [2][17]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见于《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551、552页。
- [4]孔玉倩:《错金银抱鱼带钩》,《文物春秋》2001年第3期。
- [5]唐治泽先生对重庆云阳旧县坪铜带钩背铭文释为“丙午神~~人~~手抱鱼位至公侯”,第四字因字迹不清未识。笔者比对其他带钩铭文,认为此字仍为“钩”字。见唐治泽:《重庆三峡库区新出土神人手抱鱼带钩考》,《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
- [6][12]南波:《南京西岗西晋墓》,《文物》1976年第3期。
- [8]杜迺松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铜生活器》,图109,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 [9][13]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文物》2011年第9期。
- [10]河南博物院:《河南古代陶塑艺术》,图42,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340页。
- [11]王仁湘:《带钩概论》,《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 [14]关于近年汉画研究新方法可参见霍巍先生的论述。霍巍:《格套与空间:论汉画像研究范式的转换及其意义》,四川博物院编《博物馆学刊》(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7~45页。

- [15]庞朴:《“五月丙午”与“正月丁亥”》,《文物》1979年第6期。
- [18]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2年,第434~435页。
- [20][美]巫鸿著,柳扬、岑河译:《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三联出版社2006年,第99~102页。
- [2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59、192页。
- [22]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0页。
- [23]李零:《湖北荆门“兵避太岁”戈》,《文物天地》1992年第3期。
- [24][26]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92页,图59、第270页。
- [25]一些学者将肩生双翼的神人亦通称为羽人。见贺西林:《汉代艺术中的羽人及其象征意义》,《文物》2010年第7期。
- [2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神木大保当第11号、第23号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9期。
- [28]闻一多:《说鱼》,见《闻一多全集》(3),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1~252页;贾光:《汉画像中“鱼”的解读》,《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 [29][30][31]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374、图448,图1,齐鲁书社1982年。
- [32]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第138~193页。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God-holding-a-fish Depiction of the Han-Jin Period

WU Wei

(Henan Museum, Zhengzhou, Henan 450002)

**Abstract:** Images depicting a God holding a fish, an auspicious symbol popular at the time, are mainly seen on objects of the Han-Jin period that have unearthed from a broad area in China. Attached with auspicious words, these images are believed to imply good wishes for career promotion. The depiction follows a fixed pattern. The features of the God enjoy a great similarity to those of the pre-Qin period while presen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e concept of the Han Dynasty towards a man ascending to the immortal is also represented in the depiction. The God-holding-a-fish depiction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patterns such as phoenix and birds, phoenix and birds with silk ribbons, or phoenix and birds with beads in mouth on different objects. These graphic elements together with the matching texts composed the auspicious images expressing the good wishes for higher official ranks of the people of the Han-Jin period.

**Key words:** God holding a fish; Han-Jin; bead in mouth; phoenix and birds with ribbons

(本文终校:沈 骞)